書　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72 期・頁 137-140・2010

Palm at the End of the Mind: Relatedness, Religiosity, and the Real. Michael Jacks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8pp.

鄭 瑋 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這是一本探討人類普遍宗教性（religiosity）性質的書，其獨特處在於作者乃是由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提問出發，在比較民族誌視野的開展下，以人類主觀與互為主體的經驗為素材，企圖建構超越特定宗教與人類社會文化差異的宗教性光譜。就本書的民族誌寫作風格與分析手法而言，作者有意識地擺脫人類學宗教研究習以為常的分析概念，拒絕過度理論化的分析語言，反而專注於細緻地勾繪個人處在與日常例行化活動有所斷裂的處境中呈現之生存樣態（mode of being）與人文主義底蘊，描繪個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多重樣貌所構成織錦（tapestry）般當代宗教性的圖像。這無疑是對當代人類學知識重構與再現美學進行革新的學術實踐。

首先，有別於過往人類學宗教研究慣用的各種取徑，作者聚焦於人與他者及環境建立關係（relatedness，立基於親屬卻不受限於親屬關係）的方式，並與社會脈動之間乃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挑戰並取代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預設了行動者乃是界線清楚的主體（bounded subject）之立場。在此一受現象學啟發的人觀意象下，作者認為，宗教性應當被定性為對個人的生存樣態與在世存有之樣貌的勾繪。正是在此一認識下，研究者才可能超越當前人類學的宗教研究面臨兩個認識論的困境：其一，將宗教意義化約為政治論述與權力鬥爭；其二，將個人宗教經驗化約至一套指導人類心智的教義。

其次，作者指出，宗教性的性質與建構，係立基於研究者對那些身處於邊境處境（border or boundary situation）中個人體驗到極限經驗（limit experience）進行民族誌的勾繪。邊境處境一語出自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Karl Jasper，指涉那些與日常生活經驗有所斷裂的處境，在此中，個人會體驗到溢出常態之外的經驗。當個人身處於直接可即（immediate）的經驗與非直接可即的（unimmediate）經驗這兩個領域間的不穩定之中（即 the liminal 的狀態），個人意識同樣會處於幽暗微明（penumbral）的狀態。在邊境處境中，個人經驗與生存乃是一種非此非彼（betwixt and between）的狀態，人必然經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超越語言與意識極限的曖昧不明。作者認為，正是在此一幽暗微明的意識中，個人方得以跳脫日常思維的慣習，而能向平日習而不察的狀態進行反思與提問。作者認為這不僅呈現出個人存有的實在（reality），是同時屬於真實的（the real）與宗教的（the religious）。基於此，作者認為對宗教性的人類學考察，乃是探究中介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liminality）。這有別於目前主流宗教人類學對宗教經驗的定性與討論，例如心理分析強調對昇華（sublime）的渴望、Eliade 堅持區辨神聖與世俗之必要、或如 Thomas Csordas 主張宗教出自於人類原初的異他感（primordial sense of others）等。更重要地，作者指出，以人類意識的幽暗微明做為一種宗教意象，能更有效地彰顯以個人宗教經驗為主軸的宗教性之建構，從而超越過去研究因其預設了一個深受西方啟蒙運動影響而以「特定」宗教或神學語言來思考人類處境之宗教觀所造成的知識論困境。

本書分為四章，以特定社會的民族誌個案為主軸，交織著作者對個案觸發的種種回憶與細膩反思，使其能對個案進行 Bourdieu 所稱之客觀化（objectiviation），而得以重構宗教性的內涵。在第一章「祖源」中，作者以訪問移居倫敦的獅子山穆斯林尊長的男性後裔為主，探討其所經歷的宗教性。本章主要是從獅子山居民如何與他者建立關係為出發點，當地人觀中強調祖先來源對於人當下行動實有影響，而其日常生活無時不以真主阿拉的教誨為念。然而，就在男主角謹守宗教律令與儀式安排之後，相信其妻將會因為他的虔敬而得以順產時，小孩卻胎死腹中。不同於作者預期的信仰動搖，男主角反而在閱讀作者新書草稿中，發現作者對其之重視，從而感受到自己做為人的存在價值。

在第二章「初級關係」中，作者以其母習畫過程為主軸，指出宗教性的建構關乎個人在生命過程中如何決定何謂真正重要的事物與實踐的主體經驗。對作者母親這樣一個出身於紐西蘭社會的中低階級背景的懷疑論者而言，向外人展現自我原非其階級慣行。在類風濕關節炎長期折磨下，作者母親在習畫過程中，體驗到外在世界乃是她將自身主觀生活加以客體化的工具，從而得以經驗到自我與他者、內在與外在世界融合而為一體。事實上，藝術使她超越了時空、個性的侷限與身體苦痛，並找到超越當下處境的其他可能。更根本地，作者批判地指出，無神論或懷疑論者不以特定宗教語言來表述其生活經驗，絕非意味著他們的「宗教經驗」與信仰者之經驗具有本質上的差異。相反地，作者主張，所有人類均會陷入邊境處境中接受嚴酷的試驗，在此中，人必然面臨個人所能理解、控制與應付的極限。而唯有在疾病，死亡與分離的危機之中，人才能真正觸及到靈魂恐懼的深層。正是人類因身處於危機與聯繫／關係而產生的邊境經驗所蘊含的宗教性，才會呈現出有別於沙特與西方哲學對「超越」（transcendence）概念的宗教經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宗教上所謂的啟示（revelation），可以是與神聖領域有關的，更是那些指涉人類存在的有限與不確定性的証據。

第三章「選擇性的親近」探討個人如何與過去／歷史以及過往生命史所喪失的關係或物這兩個層面建立新的關聯。作者以一名出身紐西蘭工人階級的男性友人為例，指出他與他的兒子如何透過個人職業選擇、社交與家庭關係的建立，試圖超越家庭背景的限制與束縛；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不斷地被推進過去，而那些界定何謂真正的人的問題，持續縈繞心頭。作者認為，個人的身份既是當下不斷更迭的關係構成之結果，亦是過往所有各種關係的殘存記憶。更重要地，當個人夢想著要創造一個有別於過去的全新生活時，必同時創造一個新的自我。然而，在此過程中，舊的人觀與慣習卻無法如此輕易地被丟棄或擺脫。事實上，新的關係與新的個人存有，必然是在個人與他者、個人與過去等層面之互動中而被創造的。

第四章「相互競爭的價值」指出，在個人與他者的互動過程中，那些看似彼此對立的價值（物質的與社會的、量與質、金錢與愛），事實上乃是彼此交纏甚至可互換的，絕非互斥的。例如，朋友因雙方情誼而合作淘金，卻在過程中發生齟齬，而某一方為拯救友誼而自願放棄經濟利益；或如，Robert Louise Stevenson 的寓言《The Bottle Imp》談及，人以貨幣交換一個可以達成個人欲望的瓶子，而條件是當願望達成後，持有者必須認賠售出，否則將面臨靈魂無法進入永生的威脅。作者認為此則寓言隱含了物質與靈性的價值有如彼此之鏡像，（以物或人的形式所進行）犧牲一方以彌補另一方在所難免。此一物質與靈性彼此互換並相互交纏的實在，促使作者反思 Simmel 在《貨幣哲學》一書之論點：在當代社會中，脫離一般交換循環的貨幣，是否真能如上帝、愛、文化或自然律一般，充當萬物之度量與人類終極價值的象徵呢？又或者，恢弘深奧的宗教教義是否真能使人獲得救贖嗎？作者以德國導演 Wim Wenders 的電影《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中那名厭倦永生而選擇墜入凡間體驗生活的天使為例，說明人可以在日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之中－而非偉大的教義中－被救贖與更新。

筆者認為本書最顯著的貢獻在於：作者從人類普遍的宗教經驗、人的存有及其在當代處境中與他者互為主觀的經驗與關係之建構出發，勾繪不同社會文化情境下的人如何使用各自特有的語彙與實踐（而非特定宗教的語言）來經驗個人存在之意義。此既是做為重新理解宗教性之基礎，更能促使我們反思當代人類學如何重構「宗教」的可能性。其次，此一貢獻之所以可能，係建立在作者對人觀與主體性的討論，超越了西方社會科學普遍的假定而開展出新的分析空間與可能性。特別是，主流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多以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仰者的信仰體系為分析對象，而信仰體系經常被化約為一套超越個人經驗的心智或宇宙觀原則。此無異於排除了所謂非信仰者的主體經驗可能具備之宗教性。就此而言，作者對宗教的探究提出了一個符合人類學精神的基進（radical）提問，即：是否有一另類的宗教觀，可以重新安置與涵括信仰者與懷疑論的主體經驗，從而重新概念化「宗教」？

然而，本書無法擺脫受現象學啟發之人類學作品的共同困境，即廣泛地使用比較民族誌以及對個人經驗普同性的預設，卻未觸及個人主體經驗的社會文化特殊性。特別是，作者對歷史、社會與政治經濟環境之特殊性對個案主體經驗之作用與作為，往往輕描淡寫或略而不談。其次，作者在徵引當代民族誌以建構宗教性時，往往因其對民族誌材料的定性不夠準確而削減其說服力。例如作者以青少年使用迷幻藥與迷戀夜生活為例來說明宗教儀式具有深沉的毀滅性時，的確在民族誌上掌握到當代青少年對藥物使用與他們希望以新的方式重塑社會關係乃是彼此相關的層次。然而，作者訴諸不同現象間的類比邏輯與人類共有心理特質，企圖論證藥物使用與宗教儀式二者皆涉及了人類內在心理的毀滅性傾向，在立論上仍嫌薄弱。

本書強調人類主體經驗的普同性而忽略個別民族誌個案的社會文化特殊性，以及拒絕使用既存的學術分析語言與概念來呈現宗教經驗的個人性，的確挑戰了一般人類學與社會科學著作的學術慣性。儘管本書末章並未提出一般學術分析著作所要求的總結性論述做為全書結論，然而，從美學角度來看，該書詩意的書寫十分引人入勝而擁有足夠的完成度。筆者認為，作者的美學堅持蘊含了其人文主義關懷的立場，從中展現出其思考具有超越的開放性，雖然這不一定能獲得專業人類學讀者普遍的認同。

在當代人類學與其他社會人文科學的學科界線日漸模糊之際、全球社會經濟政治高度變動以及個人主義普遍化的現狀下，本書聚焦於個人經驗以勾繪宗教性的性質之取徑與細膩且詩意的書寫，彷彿幽黯隧道盡頭的微弱亮光，為這個世代如何可能重構人類學知識範疇與分析概念以掌握當代社會的實在，指出一條另類的可行方向。筆者樂意將本書推薦給關心宗教人類學、現象學人類學以及人類學知識範疇如何重構等領域的讀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